文章编号: 1000-5641(2020)S1-0170-05

吉布提与海上丝绸之路

SUN Wei

(1. 北京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 北京 100871, 中国; 2. 斯特拉斯堡大学, 斯特拉斯堡 67081, 法国)

关键词: 海上丝绸之路; 港口经济; 地缘政治; 吉布提; 埃塞尔比亚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1000-5641.202092316

Djibouti and the Maritime Silk Road

SUN Wei

(1.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2. *University of Strasbourg, Strasbourg* 67081, *France*)

Abstract: Djibouti is an important gateway to Africa for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The country has experienced posit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over the past ten years. A politically stable and economically successful Djibouti would facilitate China's cooperation with other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and economically benefit the Great Horn region by exploiting the "flying geese Model". The paper starts with an overview of Djibouti after 1977 as well as its relationship with neighboring countries and world powers. Then, the paper explores Djibouti's political system and its path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Ethiopia is the most influential country for Djibouti in Africa, so stud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thiopia and Djibouti is an unavoidable step in further understanding this country in depth. Djibouti is an important participating country of the Maritime Silk Road. In recent years, China and Djibouti have developed a very close relationship in many fields and at different levels. Accordingly, the fifth part of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hina-Djibouti relationship. Finally, the last part of the paper is dedicated to a case study, analyzing four Chinese companies in Djibouti. Their investment and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s are different but each of them represents a strategy for overseas investment.

Keywords: Maritime Silk Road; port economy; geopolitics; Djibouti; Ethiopia

0 引 言

吉布提地理位置重要, 是"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进入非洲的重要门户. 一个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成功的吉布提是中国在非洲之角地区发挥大国作用的重要基础. 另一方面, 吉布提的社会、经济发展也能带动非洲之角甚至整个东非的经济发展. 吉布提的"2035 年视线"发展计划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相辅相成,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在该国投资发展.

1 吉布提地缘政治与中吉关系重要性

2008 月 12 月, 中国应联合国邀请, 首次派海军舰艇编队赴索马里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 从此

收稿日期: 2020-04-21

作者简介: SUN Wei, 男, 意大利籍,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国际政治. E-mail: sun.wei@pku.edu.cn

之后, 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将目光投向了吉布提, 他们的研究集中在地缘政治、经贸关系、区域安全及港口及自贸区发展等领域. 杨克、高扬将吉布提对中国的重要性归纳为四点: 第一, 能源通道, 经济密切. 吉布提扼守苏伊士运河出入口, 中国在中东、非洲地区有着庞大的经济利益及大规模的投资, 吉布提的港口可为中资企业在东非地区开展业务提供重要保障. 第二, 地缘政治. 建在吉布提的中国海军保障基地可以让中国更有效地维护地区和平, 发挥大国作用, 制衡霸权主义对华包围. 第三, 保障护航, 人道救援. 吉布提基地可为中国在亚丁湾护航舰队提供补给和训练研究基地, 当该地区出现动荡, 吉布提基地可成为人道救援可靠的中转地[1]. 第四, “一带一路”稳步推进.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能帮助吉布提成为地区性航运港口和商业中心, 在“一带一路”经济走廊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高昌会指出, 吉布提地理位置重要, 该国政府计划将吉布提打造成为地区贸易和物流中心, 以阿联酋迪拜为榜样, 成为连接非、亚、欧三大洲的桥梁. 他指出, 随着中国把外交中心慢慢的移向非洲, 吉布提将变成中国对非实施新外交战略的桥头堡[2]. 张威及祁欣认为, 吉布提有着重要且敏感的地缘环境, 该国政局稳定, 法律体系及涉外法规相对健全, 允许资本自由流动并向外资全面开放, 对外国股份份额和利润汇回没有限制. 随着近年来中国与非洲经贸投资规模的持续扩大及亚丁湾局势的变化, 吉布提的战略区位和地缘优势日渐突出, 对中国的战略意义也日益凸显[3].

2 吉布提地缘政治

吉布提于 1977 年正式脱离法国殖民体系, 宣告独立. 虽然吉布提是非洲大陆上国土面积最小、自然资源相对贫穷的国家, 但它选择了多盟友式的独立外交路线, 因此该国在非洲之角及国际外交舞台上都显示出特殊的独立性. 独立以来, 吉布提不仅仅保持了本国的领土完整, 还逐渐地摆脱其前宗主国从政治到军事的控制. 从地缘政治层面上看, 过去 20 年, 四个节点对吉布提产生过重大影响: 第一个, 1998 年至 2000 年的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边境战争; 第二个, “9·11”恐怖袭击后美国对非洲及中东地区的战略转变; 第三个, 2010 年后埃塞俄比亚快速的经济增长; 第四个, 亚丁湾及索马里海岸的海盗活动. 历史上, 吉布提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两点上: 它在东非海岸的港口和是埃塞俄比亚-吉布提铁路的终点站. 国际恐怖袭击对该地区的影响: “9·11”恐怖袭击一年后, 美国成立了非洲之角联合特别行动部队 (CJTF-HOA). 2008 年, 该部队被并入新成立的美国非洲司令部 (AFRICOM). 美国在吉布提的 Lemonnier 基地成为美国在非洲大陆唯一的永久军事基地. 吉布提成为美军在东非和阿拉伯半岛的重要后勤枢纽. 法国也在吉布提保留近 2 000 名士兵. 美军及法军在吉布提的驻扎不仅体现了两国对该地区的战略重视, 也体现了该地区对北约的重要性. 在反恐护航的大背景下, 吉布提正在成为北约、欧盟及其他国家之间新型军事合作的实验室. 2010 年以来, 日本、中国、意大利也相继建立了这些国家在海外的唯一军事保障基地. 外国军事基地使吉布提政府每年财政收入大量增加[4].

3 吉布提国内政治经济发展

1977 年独立以来, 吉布提经历了两届政府, 政治环境相对稳定. 精英利益群体掌控着该国经济政治权力. 接受过高等教育、高薪公务员, 加上主要依靠外贸维持生计的小企业阶层组成了吉布提的精英群体. 由这个群体掌握的正规经济部门发放的工资维持着一个相对狭窄, 主要为城市人口的生计. 吉布提国民年人均收入为 2 350 美元, 远高于其周边国家. 但该国发展极端不平等, 吉布提市郊区存在着极其贫困的社区. 吉布提失业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 60%, 极度及相对贫穷占全国总人数比例是非洲最高的国家之一, 大多数国民面临粮食安全威胁[5]. 虽然吉布提自 2008 年起每年的生产总值稳定增长 (表 1), 但吉布提的大多数劳动人口依赖非正式经济活动. 正式经济部门的增长与港口活动密切相连, 而港口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埃塞俄比亚的经济趋势和外交政策. 经济上, 吉布提面临着三个不利及

两个有利条件. 不利因素为: ①国家面积小, 自然资源贫乏. 没有发展工业的矿产资源, 也没有独特的农产品可用来发展农产品加工. ②国土小, 人口少, 因此导致国内市场狭小. ③资金相对缺乏, 发展面临资金不充足问题. 有利条件为: ①地理位置优越, 地处亚丁湾入口, 拥有天然港口, 长期以来就是地区航运中心. ②经济结构转型较为容易.

表 1 2008—2018 年吉布提经济增长状况

年份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生成总值/亿美元	10.0	10.5	11.3	12.4	13.5	13.3	14.6	16.3	17.6	18.5	19.4
百分比/%	5.0	5.0	4.4	4.6	4.8	5.0	6.0	6.5	6.5	7.0	7.0

注: 数据资料来源于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6]

吉布提公务员和商业精英目前享有相对高的收入, 但近些年吉布提的经济增长是在经济多元化化程度最低的情况下实现的. 对港口的高度依赖和外国军事基地租金的飙升未能大量创造出新的工作机会. 教育水平仍然很低, 就业机会仍然很少. 吉布提政府应该把持续增长的经济收益更合理地分配给该国社会, 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这样才能让该国的经济增长成为可持续性增长, 政治也会更加稳定.

4 吉布提-埃塞俄比亚关系

吉布提和埃塞俄比亚是唇齿相依的邻邦. 1991 年, 厄立特里亚与埃塞俄比亚分裂后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埃塞-厄特两国爆发战争的当年 (1998 年), 吉布提港口处理的埃塞俄比亚货物量及石油量为 1997 年的 3 倍之多, 成为了埃塞俄比亚对外贸易的主要渠道. 从此以后, 埃塞俄比亚的进出口贸易开始主要依赖吉布提港口. 截至今日, 埃塞俄比亚国际进出口依然依赖吉布提港口. 2008 年, 厄立特里亚在没有完全解决同埃塞的军事僵局的时候, 又同吉布提在杜梅伊拉 (Ras Doumeira) 地区挑起边境冲突. 共同的敌国使埃塞俄比亚-吉布提两国关系变得更加紧密[4]. 吉布提水、电供应及高/低技能劳工严重依赖埃塞俄比亚. 电费价格高是吉布提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之一. 在埃塞俄比亚为吉布提供电力之前, 吉布提的电力由燃油发电机生产, 电价高居不下. 2011 年吉布提电网与埃塞俄比亚电网连接后, 吉布提家庭及工业用电费用大幅度消减,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吉布提家庭及企业的生活、生产投入成本. 2014 年, 埃塞俄比亚-吉布提饮用水管道修建成功, 饮用水的供应直接提升了吉布提人民的生活质量. 吉布提高/低技能劳工人数少, 工资成本高, 这个问题限制了吉布提的社会及经济发展. 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高性价比劳工移民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吉布提缓解了这个问题, 推动了吉布提社会/经济的发展. 吉布提和埃塞俄比亚两国总体关系发展良好, 但鉴于埃塞俄比亚国土面积、人口数量及综合国力都比吉布提大很多, 为了保持自身主权和政治经济自主权, 吉布提一方面对国际资本敞开大门, 一方面却限制来自埃塞俄比亚的直接投资. 为了保证吉布提本国人口与埃塞移民比例, 吉布提政府对埃塞移民也有人数上的限制[7].

5 中吉关系

中国、吉布提两国于 1979 年建交. 近年来, 中国与吉布提经贸合作主要集中在港口、铁路、公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 截止到 2019 年, 驻吉布提中资企业超过 20 家, 主要分为三类: 一类是基础设施建设类企业, 主要参与港口、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 另一类是信息通讯类企业; 还有一类是物流类企业, 主要为港口及自贸区等相关延伸产业. 吉布提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参与国家, 也是中国在海外建设的主要港口之一, 它同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斯里兰卡的汉班托特港等印度洋沿岸港口共同串

起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通过亚丁湾到达苏伊士运河, 再通过苏伊士运河抵达地中海, 是中国每天向欧洲出口 10 亿美元货物的主要航道. 通过吉布提港口及亚吉铁路, 中国可以以东非为后盾, 将自己的影响力辐射到整个非洲, 进一步提升中国与非洲各国的关系. 自 2000 年以来, 中国在非洲的经济利益迅速增多, 利益规模的急剧扩大和复杂的非洲安全形势推动中国不可避免地逐步介入非洲安全事务. 2008 年, 中国加入索马里海域的反海盗护航行动, 并选择吉布提作为中国首个军事后勤保障基地, 为“海上丝绸之路“提供了安全环境, 同时也提升了中国介入非洲安全事务的能力[8].

从经济角度来看, 吉布提政府实行自由贸易政策, 允许国际资本自由流动, 对外国资本投资持开放态度. 除水、电、电信这三个行业实行国有企业独家垄断经营外, 政府对港口、铁路、公路的建设和经营, 以及饮水工程、盐湖资源的开发和经营都实行开放政策. 2014 年, 吉布提政府发布了“吉布提 2035 愿景”, 期望在未来 20 年内发展成为东非地区的物流中心、信息中心和金融中心, 成为东非的“迪拜”. 该计划同“一带一路”倡议紧密相连[9].

埃塞俄比亚是中国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也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国. 截止到 2017 年, 中国对埃塞俄比亚直接投资存量为 18.3 亿美元. 埃塞俄比亚 90% 以上货物的出口依赖吉布提港口, 而吉港将近 85% 的运输量来源于埃塞俄比亚的航船过境转运. 因此, 现阶段, 吉布提对连接中埃两国贸易起到了不可代替的作用.

6 中资投资案例[10]

2013 年, 招商局吉布提公司以 1.85 亿美元正式收购吉布提港有限公司 23.5% 的股份. 招商局使用成熟的深圳蛇口开发经验, 同吉布提发展战略相结合, 为吉布提设计了“前港-中区-后城”(PPC) 发展模式, 目标是把吉布提发展成为“东非的迪拜”: 前港新多功能码头设计年吞吐散杂货 708 万吨, 吞吐能力是老港的 1.5 ∼ 2 倍; 中区吉布提国际自贸区总占地面积 48.2 平方公里, 是非洲最大自贸区, 自贸区内物流、商务、商贸、加工制造等四大产业聚集, 主要功能是提供就业; 后城将吉布提老港区改制为吉布提新中央商务区, 集聚物流、贸易、金融等高端服务. 招商局的远期目标是将吉布提中央商务区 (CBD) 辐射至东非及中东地区 3 亿人口的市场, 这将为吉布提创造 10 万个就业岗位. 该案例是实力雄厚的国企投资吉布提, 并为吉布提进行中长期国家级顶层设计的典型案例[11].

2014 年, 中国民企达之路集团被吉布提共和国正式授权建设“经济特区”. 达之路集团在经济特区内拥有排他性的经营管理权, 享有 90 ∼ 99 年的土地租赁权. 达之路集团利用吉布提港优越的地理位置及自由港的政策, 着重发展港口服务、商贸、地产、旅游等第三产业. 达之路作为民营资本的主要优势是投资人深度了解非洲国家, 可以选择在吉布提比较有优势的领域进行投资. 所面临的挑战是如果回报周期长, 投资方资金链面临一定风险.

2015 年, 中国交建集团收购吉布提盐业公司 65% 的股份, 获得吉布提阿萨尔盐湖盐业开发 50 年特许经营权. 2017 年, 吉布提盐业公司将阿萨勒盐湖开采权中的溴化钠项目实施权交给山东海王化工股份公司. 由于中国内溴素量需求迅速增长, 为了扩大产能, 打开国际市场, 海王化工股份公司来到吉布提阿萨勒盐湖进行开采和生产. 2019 年, 该项目共有中方员工 50 人, 吉布提员工 20 人. 2019 年 8 月, 该项目成功生产和出口第一批溴化钠, 并通过亚吉铁路每周向埃塞俄比亚出口 20 个集装箱, 70 吨的货物. 项目是吉布提迄今为止最大的工业项目, 有改变该国产业结构的重要意义. 该项目共分三期, 计划到 2022 年溴化钠产量达 5.2 万吨, 创造 2000 个就业岗位. 这个案例体现了国企利用自己的市场信息资源优势同民企拥有专业生产优势合作共赢的案例.

亚吉铁路 2016 年正式通车, 全长 752.7 公里, 工程总投资约 42 亿美元. 亚吉铁路吉布提段全长 90 公里, 由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承建, 投资金额 5.78 亿美元, 吉布提政府自筹 15%, 中国进出

口银行为吉布提段提供 85% 的融资. 目前共有 270 名吉布提员工为亚吉铁路工作, 中国职业培训机构鲁班工坊为吉布提列车员、铁路维护、服务人员提供培训, 预计吉布提员工将达到 460 名. 亚吉铁路通车之前, 吉布提和埃塞俄比亚两国间货运量 90% 依靠连接两国唯一的一条长达 910 公里的公路. 亚吉铁路的通车客观上打破了多年来吉布提利益集团对吉-埃两国运输的垄断, 使该国运输业面临市场竞争从而提高效率. 亚吉铁路沿线分布着 9 个埃塞俄比亚工业园区, 它将成为埃塞俄比亚的生命线, 也将成为吉布提海港辐射非洲大陆市场的重要媒介. 截止到 2019 年 7 月, 亚吉铁路吉布提段到还没能实现盈利, 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车皮不够, 电力供应不能持续, 吉布提劳工法不适合现阶段发展, 沿途安保问题. 亚吉铁路是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和中非“十大合作计划”的标志性工程. 该案例显示了当国家资本进行海外投资时, 外交战略布局同经济利益一样重要.

[参 考 文 献]

[1] 杨克, 高扬. 浅析吉布提保障基地建设的战略价值 [J]. 石家庄学院学报, 2018, 20(2): 81-84.
[2] 赵昌会. 吉布提的再生 [J]. 中国投资, 2016(5): 38-41.
[3] 张威, 祁欣. 吉布提投资环境与重点领域: 中国企业的决策选择 [J]. 国际经济合作, 2014(7): 81-84.
[4] STYAN D. Djibouti: Small state strategy at a crossroads [J]. Third World Thematics: A TWQ Journal, 2016, 1(1): 79-91.
[5] 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 吉布提. 2019
[6]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 吉布提. 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 2019.
[7] 资料来源于作者2019年7月在吉布提对该国及驻吉中资企业的实地调研.
[8] 王磊. 从吉布提看中美在非洲竞合 [J]. 世界知识, 2016, 13: 42-43.
[9] 孙德刚, 白鑫沂. 中国参与吉布提港口建设的现状与前景 [J]. 当代世界, 2018(4): 70-74.
[10] 资料来源于作者2019年7月在吉布提对该国及驻吉中资企业的实地调研.
[11] 姬超, 李芝兰. 吉布提国际自贸区的开发模式与实践逻辑 [J]. 国际贸易, 2019(7): 37-43.

(责任编辑: 李 艺)